

# 互授刷单技巧“薅羊毛”

## 十四名外卖骑手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通讯员 严丹池 记者 孙云)为了吸引新用户注册并使用自己的线上服务,不少在线销售平台都会推出各种针对新用户的促销活动,红火的外卖行业也是其中之一。商家怎会想到,专门在平台上接单的外卖骑手利用对平台的熟悉,钻空子“薅羊毛”,互相传授刷单秘诀,利用“注册新用户首单享受满减优惠券以及每推荐一名新用户可以领取奖励金”的活动规则,使用网络技术手段恶意注册、刷单,骗取平台优惠券及奖励金。近日,杨浦法院审结一批这类网络诈骗案件,14名外

卖骑手分别被判处拘役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1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罚金。

在这些案件中,有的刷单金额竟高达9万余元!据了解,被告人包某某是涉案网购平台的一名注册骑手,送外卖之余,他更热衷于“薅羊毛”。为了刷单钻空子,他狂刷微信群查找快速致富的捷径,并询问其他有经验的骑手,从而迅速掌握了一套刷单技巧。案发前的半年时间里,他使用网络技术手段恶意注册、刷单,骗得该网购平台各类优惠券及奖励金共计9万余元。

平台发现一些外卖骑手的刷单行为后,向杨浦警方报警,多名外卖骑手被捕。

到案后,包某某后悔地表示,“我当时只是想赚点钱补贴家用,没有认识到这是犯罪。”在亲属的帮助下,包某某向该网购平台全额退赔。

杨浦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包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全额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被告人包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没收犯罪工具。



孙绍波画

# 弟弟的房产证能要回吗?



你讲我听

劳先生夫妇找到我,希望能给他们出主意,把他们的房产证要回来。

原来,劳先生自幼父母双亡,是两个姐姐带大的,劳先生从小对姐姐很依赖,凡事都言听计从。两个姐姐对劳先生太呵护,劳先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姐姐们对弟弟的婚事很挑剔,劳先生先后谈了几个对象,都因姐姐反对而告吹。心灰意冷的劳先生,曾想打一辈子光棍,凡是姐姐让他相亲,他总借词推脱。

几年前,劳先生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与一安徽籍女子相识,不知怎么的,劳先生见到该女子竟有点魂不守舍,两人相互加了微信。从此,劳先生与该女子每天有聊不完的天,说不完的话,劳先生怕姐姐干涉,一直悄悄跟心上人联系。但弟弟的反常还是让姐姐知道了,得知对方是来自安徽的打工妹,又听说对方曾染指赌博,姐姐们极力反对,直到对方有孕在身,姐姐们只得草草帮着弟弟办了婚礼。

两个姐姐对弟弟的婚事很不

满,婚后也没放过对弟弟的管束。新房装修必须打电话征求姐姐们的意见,购买家具必须姐姐陪同,就连弟媳买衣服、吃零食等,姐姐都要横加指责。如今,劳先生小夫妻俩的孩子都上学了,姐姐们和弟媳的关系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好在劳先生夫妻感情很好,念在劳先生从小是姐姐带大的分上,劳妻能忍都忍了。随着孩子长大,开销也日渐增长。劳先生是普通打工者,劳妻本在一美甲店打工,两人每月不多的工资,难以维持家庭开支。劳妻萌发自己开美甲店的想法,就与丈夫商量将劳先生的房产出售,以大换小,用差价来投资开美甲店。

劳先生的房子是老房动迁所得,当时两个姐姐各分得一套安置房,因当时劳先生尚未成家,两个姐姐不放心,所以房产证一直由姐姐保管。劳先生婚后曾向姐姐提出取回房产证,姐姐以防范弟媳为由,一直不肯归还。如今劳妻打算开店,姐姐不肯交出房产证,劳先生就提出跟两个姐姐借借,日后归还,也遭拒。劳先生无奈之下将房产证挂失,准备挂失卖房。这可不得了,两个姐姐强烈反对,家里像炸开锅,于

是,劳妻与姐姐们的矛盾愈演愈烈。

听完劳先生夫妇的讲述,我与诸事喜欢做主的劳先生的大姐通了电话,大姐也知道扣押弟弟房产证是无奈之举,但她对弟媳主要是两个不放心,一是弟媳曾经有赌博行为,怕拿到钱后又去赌。我问大姐,弟媳赌博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否还会去赌?大姐回答那是弟媳婚前行为,婚后没有再赌。大姐提出第二点是对弟媳开店不自信,怕钱打水漂。我告诉大姐,扣押弟弟的房产证尽管是为弟弟好,但这是不对的。她主要是对弟媳开店不放心,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大家借钱给弟媳开店日后归还,让她有点压力。另一个是对弟媳开美甲店的可行性评估一下,大家也可以合伙投资。如果不同意我的建议,应该考虑弟弟和弟媳的意见,将房子以大换小,用差价开美甲店。最后我告诉大姐,弟弟已经成家立业,况且夫妻俩共同生活十多年,家庭诸事安排妥当,作为姐姐该放手时且放手,弟弟的事让他们夫妻俩商量,大姐在电话那头允了。

人民调解员 青云

# 男子菜场偷肉得手到处送人

为贪图便宜,一男子在菜市场趁人不备,将贼手伸向了送货车厢内的猪肉,在偷了半条猪肉后,居然还把猪肉当作“人情”转送他人。近日,黄浦警方抓获这名盗窃猪肉的嫌疑人王某。

4月5日凌晨5时多,黄浦区乔家路上的菜市场已是一番忙碌的景象,沿街商贩正忙着将大货车上的蔬菜、肉制品卸下摆摊。猪肉摊店主小张从郊区的农贸市场开着汽车,回到了菜场口,他停下车打开后备箱,将刚进的400斤猪肉分批运进店内。没多久,小张看到一辆黑色电瓶车停在了他的汽车边,因为忙着干活,小张也就没太留心,继续搬货去了。谁知,等干完手头的事儿,小张清点后,却发现半条猪肉不见了。根据进货单一核,这半条猪肉重约40多斤,进货价格是人民币1700多元。于是小张拿起手机,打了“110”电话报警。

老西门派出所民警赶到了现场。据受害人回忆,案发时,曾有辆电瓶车停在其车子的旁边,因为40多斤猪肉也很重,普通人根本拿不动,很可能就是这名骑车人偷的。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循线

追踪,于当天中午找到了骑车男子王某。王某见到民警后自知偷窃之事败露,便向民警交代了作案经过。原来,当日凌晨,他骑车经过菜市场,偶然看见有辆车的后备箱开着。王某凑近一看,是满箱的猪肉,由于店主正忙着搬货,根本无人看管,他就贪起了小便宜,趁店主不备,将半条猪肉驮上自己的电瓶车。因为肉实在太重,他还找来一名路人帮忙,谎称猪肉是他刚买的。等肉搬上电瓶车后,王某便一溜烟地消失在了人群中。

得手后,王某还不忘“回馈”自己的老相识,他先是将偷来的半条猪肉驮到了一家熟识的水饺铺,让老板娘帮着把生猪肉切段,并将一半肉送给了她。随后王某在回家路上,又遇到自己的牌友,索性把剩下的肉一分为二,又送了一半给对方。就这样,王某把剩下的肉带回家,可还没等中午下锅,民警就找上了门。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黄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通讯员 杨晓俊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父母婚姻关系变化,孩子的抚养费该怎么处理?

父母婚姻关系变化,孩子的抚养费怎么处理?金额的确定又有何标准?虹口区法院法官曹艳梅针对相关问题答疑解惑。

## 案例一

### 未成年生子后仍在求学,抚养费如何判?

小张与小李正值青春期,一次偷尝禁果后小张意外怀孕,年仅16岁的小张之后生下一女婴。孩子出生几天后便被接到男方家,由小李和其父母抚养,而小张则在休学两年后出国留学,两人也由此分道扬镳。孩子渐渐长大,入学等问题的各项权利都需重新明确。多番商量无果后,小李一纸诉状将小张告上法庭,要求将孩子的抚养权确定到自己名下,同时要求小张负担孩子从出生到18周岁每个月2000元的抚养费。

小张及其家人同意了抚养权的归属,但对抚养费一口回绝。据小张的辩护人称,孩子出生仅3天,小张的父亲便因照顾女儿和外孙女日夜操劳而猝死,自此一家仅靠小张母亲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家里掏光所有积蓄,又借了许多外债才将小张送出国继续学业。且

小张目前还是学生,没有经济收入,因此无法负担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小李与被告小张未成年生子,之后也未确立婚姻关系。孩子出生后一直由原告及其父母抚养,且其家庭经济条件对孩子成长更加适宜,因此原告起诉要求抚养权,应予以支持。此外,被告自2016年4月至今未支付给孩子任何抚养费,小张作为孩子的母亲应当承担抚养责任,且小李目前也待业在家,没有收入。结合被告实际情况、负担能力等因素,法院认定应按照2019年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求被告承担孩子抚养费,待其学业结束有了工作和稳定收入之后,双方再行协商或诉讼孩子的抚养费问题。

## 案件二

### 父母离异签下约定协议,万元抚养费合理吗?

毛先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十几年前他和陈女士相识,两人于2006年组建家庭,并生下一子小毛。双方因缺乏感情基础,2014年两人经民政局协议离婚并订立了自愿离婚协议书一份,上面约定:儿子小毛归陈女

士抚养,自2014年1月起毛先生每月支付其抚养费1万元,至小毛年满18周岁止。

然而离婚后,毛先生仅仅给了一年的抚养费。于是陈女士作为小毛的法定代理人将毛先生告上法庭,要求按照当初离婚时签订的协议支付自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抚养费共计37万元。毛先生辩称当时约定1万元抚养费时生意顺利,但是这几年生意不好做,儿子也只有几岁,开销远远达不到一个月1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女士与毛先生在离婚时达成自愿离婚协议,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具有约束力。如今毛先生并未依照约定履行义务,显属不妥。综上,法院判决毛先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补付儿子小毛抚养费37万元。

## 案件三

### 患有先天性疾病,可以追加抚养费吗?

梁某与程某本是一对夫妻,两人感情失和而后分居,却意外于2015年1月生下了儿子小梁。小梁自出生便患有先天性疾病,需要长

期接受治疗护理,自出生后便由母亲梁某抚养。梁某在2017年6月向法院起诉离婚,要求判令小梁由其抚养,程某按月支付抚养费。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婚姻关系解除,小梁由母亲梁某抚养,父亲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并支付2017年8月前小梁看病所发生的医疗费57500元。

小梁所患先天性疾病非常严重,不仅需要多次手术治疗,术后也要专人护理。这让梁某感到5万余元远远不够儿子所需开销。于是同年9月,梁某作为小梁的法定代理人再次起诉,请求判决程某支付小梁之前的抚养费、护理费合计19万元。程某称自己收入有限,又成立新的家庭,面对前案中每月5000元的抚养费,5万余元医疗费倾尽全力尚且无法付清,根本没有能力再支付更多的费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梁患有先天性疾病,多次手术治疗后均需得到具有持续性的特殊护理。程某作为小梁的父亲理应承担抚养责任。根据小梁患病护理的特殊情况,程某经济状况等综合因素,判决追加程某向小梁支付护理费10万元。

通讯员 郁玥 曹艳梅 本报记者 袁玮